逝去的时光

# 初来乍到

那年正是2008年的夏天，武汉如往常一样，热的让人窒息。破败的汉口火车站出站口，虽然因为正在翻修而尘土飞扬，却依然挡不住黑车司机及小贩们似火的热情。

当张扬从那辆徐州开往汉口的绿皮火车走下来的时候，生活就已经缓缓的为他打开了一扇大门，而他茫然不觉的走进去，一如每个少年走过的青春。

“去哪里啊，要送吗？”

“武昌、户部巷、光谷勒，就差一人，上车就走。”

“小伙子，要住宿吗？”

……

恍惚之间，张扬发现身边突然围上来一圈人，他们有的是胡子拉碴的大叔，有的是操着不知道哪里口音的年轻人，有的是抱着孩子的妇女。张扬好不容易挣脱重围，就发现那些人立马将目标转向了身后的一个小姑娘。张扬长舒一口气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武汉人民的热情。

新生接待点在杂乱的火车站广场上，虽然人潮涌动，但还是很容易找到。“武汉大学新生接待点、中南名族大学新生接待点、华中师范大学新生接待点……”张扬默念着各个摊位上方的横幅，转了好几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，望山大学新生接待点。

“同学你好，是来报道的吗？”

还没等张扬说话，坐在摊位前的一个学姐先开口了。学姐声音很好听，就像春雨打在梨花瓣上的那种浸润人心的感觉，而一头长发配着白色的文化T恤，更让她有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。

“是……是的……”

“我刚才看你从我们前面走过好几次……”学姐面带微笑的说。

“你们的牌子有点小，刚才没注意……”

“我就说我们的牌子太小了嘛，你看人家武大华科的横幅，多霸气。”旁边的一个学长听到新生这么说，立马跟学姐抱怨。

“我们这是低调，望大的校训是什么？艰苦朴素，求真务实。懂不懂。”

学长向学姐翻了个白眼，抢过来帮张扬拿行李，并且递给他一瓶矿泉水。

“同学哪里来的？”

“江苏。”

“呦，江苏啊，听说你们那的高考改革的很猛啊，总分才四百多分，还分什么小高考。”

“是啊，瞎折腾……”

张扬还想跟学姐多聊几句，学长就拖着他的大箱子朝着一辆公交车走去。张扬有些失落，只好跟着这个瘦瘦的学长走向骄阳下的那辆公交车。张扬回头看向学姐的方向，她坐在那里，长发搭在耳后，微微泛红的侧脸让张扬有一种错觉，那不是学姐，而是曾经留在他脑海中的一个已经模糊了的身影。

当张扬还在上初三的时候，班里新转来一个很文静的女生，她总是带着笑容，却很少说话。课间的时候，她不喜欢出去玩，而总是坐在窗户边用双手支着下巴，望着窗外，不知是看风景还是发呆。这时张扬也喜欢坐在座位上看着她，她长长的头发搭在耳后，阳光下的那张侧脸有一种叫做青春的味道。

半个学期后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女孩走了。张扬这才意识到甚至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，而现在，女孩的名字也不记得了，只有那张侧脸，留在张扬的记忆里，渐渐模糊。

张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，或许过去的事情总会在某个瞬间以某种方式重现吧，那些脑海中曾经留下过的一些印记总会存留在某个角落，挥之不去。

公交车“嗖”的停在了学校门口，车上的人差点被甩飞出去，张扬以为这只是偶然，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家常便饭。

望着有点破旧的学校大门，张扬知道，走进去，就将是另一番天地了，所有的故事也将从这里开始。

学长名叫罗江，来自洞庭湖畔的湖南岳阳。据他说，他那个很有点书香气息的爹非常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诗人，而离家不远的地方正是大诗人屈原当年投过的汨罗江，所以罗江的名字由此而来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罗江从小就对文学没有半点兴趣，虽然他老爹不厌其烦的给他灌输诸如余光中、艾青、徐志摩等人的作品，无奈他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

罗江喜欢电子游戏，而且不是那种一般的喜欢，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。别人在游戏机厅一会就可以花掉一周的零花钱，而他通常一个币就能玩到通关。他还特别喜欢看别人玩，在看的过程中就暗自捉摸怎样才能过关，于是一个街机游戏在他的手里玩上几次就能全部通关。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城南巷子里几乎所有的游戏机厅的游戏都被他打通关了，“游戏小子”的名号也在罗江上小学的那段时间广为流传。偶尔有几个不服气的少年想要挑战，也总是输的灰头土脸，还嘴硬说游戏把手不灵。

这样一种对游戏的痴迷和天赋，被罗江完美的带到了大学。虽然对于语文、英语等科目偏科严重，但凭着理科成绩的优势，罗江依旧过了高考的大关，也终于不用再听父亲天天给他叨叨那些诗词歌赋了。

当张扬在三年后参加计算机学院优秀毕业生分享会的时候，罗江已经是坐在台上分享的优秀学长了。他被上海一家游戏公司以16万一年的薪水签走，要知道那是2011年的事，他的薪水是同届生的两倍。张扬第一次意识到，游戏这东西居然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

罗江拖着一双人字拖，短裤背心基本是那个时候大学生的标配，小小的个头走起路来却举步生风。即使他手里还拖着张扬的箱子，张扬还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。

“刚才的学姐怎么样？”

罗江突然这么一脸坏笑的张口一问，搞得张扬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还……还行吧，挺清纯的……”

“嘿，什么叫还行啊，她可是艺术传媒学院的院花。但是你就别惦记了，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还是我们计算机学院的大才子，学生会主席，两人堪称郎才女貌。”

说完这话的时候，罗江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虽然很小声，但还是被张扬敏锐的觉察到了。那一声叹气中似乎藏着太多的忧伤和无奈，张扬顿时觉得，罗江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罗江没再说什么，仿佛一些往事重新浮现，不愿意跟别人提起，却又挥之不去。张扬觉得气氛很尴尬，默默的跟着。幸好那段路不是很长，两人很快来到了新生报名点。

报名点在体育馆里，张扬到的时候，体育馆里已经排起了好几条长龙。当天四十度的高温，虽然体育馆外扎起了遮阳篷，还有供水点，但在太阳炽热的烘烤下，整个体育馆变成了一个大蒸笼，报完名领了日用品出来的学生和家长无一不像刚蒸了桑拿一样。而体育馆一旁的求实路成了学长们避暑的好去处，路两边那些古老的梧桐树把整条路遮盖的密不透光，那些粗壮的树干因为边上的铁栏杆而长得异常扭曲，却好似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古老校园的故事。幽深而有点阴森的路通向远方，只有树上的知了在烦躁的叫着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

“你去排队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”

罗江丢下张扬，跑去树荫下跟几个等在那里的同学闲聊去了。

半小时以后，张扬扛着被子、脸盆、水桶、凉席等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浑身湿透的出来了。罗江领着张扬，一路走向求实路的尽头。走近后，张扬才发现，原来这条路的尽头就是赫赫有名的望大隧道。

忽然一股凉意扑面而来，张扬不禁打了个冷颤。

“前面就是望大隧道了，别看外面温度有40度，隧道里只有25度左右，跟空调房里差不多，非常凉快。”罗江一边走，一边给张扬介绍着。

“穿过隧道就是望大北区，计算机学院和艺术传媒学院等几个学院在北区。我们头顶的这座山叫南望山，将望大校园分为西区和北区……”

“哦，为什么不是南区和北区……”

张扬抬头望了望头顶，喃喃道。

“因为还有个东区，在正大门对面，西区是相对于东区而言的。”

张扬走在阴凉的隧道里，感受着夏日里难得的一片凉爽，远处一抹光渐行渐近，仿佛这就是通向未来的时光隧道。四年后，当张扬最后一次凝望着这条隧道，才恍然所悟，这其实真的就是一条时光隧道，一批又一批的学子走进来，又走出去，他们不知不觉间就走过了四年，将自己的青春，自己的故事，都留在了这条隧道。